歷代名臣奏疏

釣聲譽而備以擬徵招
則繇指授而報復而枉
恣行其私者也寧直無
國則何用奏疏為哉不佞濫竽詞
林得探輯舊聞攷見行事自周秦
迄于趙宋上下數千百年間竊見
老成謀國忠知陳謨輙嘆以為若

言即繁簡諷直言人人殊且遺貪殊軌不盡究諸施用要之其言不可湮滅試令屋穴之士岩廊之臣覽睹其要歸而發揮其志意安生賈趙絕響敬與埽迹勒。空吟無當也燮黎之職

校讐大柱周秦什一兩[illegible]

來什九彙為六卷題曰

積有歲年矣自維淺短

三朝蹤躋首揆無繇表見以

一則尸素之謂何敢棹

位塵衆思秖襄群策以

謬托泰誓休休之風以

聖明止犢之誣豈不媮快矣哉偶同

非有用之言而視猶棘猴畫筴也
則余亦聽之矣音

萬曆甲午仲春朔日 姑蘓王元敬識

歷代名臣奏疏目錄

卷之一

卷之三

卷之四

卷之五

卷之六

目錄終

歷代名臣奏疏卷之一

明 大學士 荆石王錫爵 精擇

明 大學士 荆石王錫爵 精擇

○關龍逢直諫　履癸二十有二歲

桀伐有施氏以妹喜女焉妹喜有寵所言皆從爲瓊宮瑤臺殫百姓之財龍逢諫曰人君謙恭敬信節用愛人故天下安而社稷宗廟固今君用財若無窮殺人若不勝民惟恐君之後亡矣人心已去天命不佑盍少悛乎

桀怒而囚之

、伊尹論事宗　商湯元祀

湯問伊尹曰古者所以立三公九卿大夫列士者何也尹

對曰、三公者通於天道者也、九卿者通於地理者也、大夫者通於人事者也、列士者通於法度者也、三公所以參五事、九卿所以參三公、大夫所以參九卿、列士所以參大夫、是謂事宗、事宗不失、內外若一、是謂大順也、

○伊陟祥桑對　商太戊元祀

亳有祥桑穀共生於朝、七日大拱、太戊問於伊陟、陟對曰、妖不勝德、君之政其有闕歟、太戊於是脩先王之政明養老之禮、早朝晏退、問疾弔喪、三日而祥桑枯死、三年遠方重譯而至者七十六國、商道復興、號稱中宗

○箕子諫象箸　商紂元祀

紂始爲象箸箕子歎曰彼爲象箸必不盛於土簋將作犀玉之盃玉盃象箸必不羹藜藿衣短褐而舍於茅茨之下則衣錦九重高堂廣室稱此以求天下不足矣遠方珍怪之物輿馬宮室之漸自此而始故吾畏其卒也

○比干直諫　　商紂二十祀

紂醢梅伯之直諫而賞雷開之阿諛比干諫曰主暴不諫非忠也畏死不言非勇也見過即諫不用即死忠之至也君有過而不以死爭則百姓何辜乃陳先王艱難天命不易國家將亡之明徵請王洗心易行○伏於象魏之門紂大怒乃殺比干剖視其心

尚父陳丹書　周武王元年

武王踐祚三日召士大夫而問焉曰惡不藏之約行之得萬世可以為子孫常者乎師尚父對曰黃帝顓頊之道在丹書有之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凡事不强則枉不敬則不王枉者滅廢敬者萬世藏之約行之得可以為子孫常者此之謂也且臣聞之以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百世以不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十世以不仁得之以不仁守之不及其世王聞書之言惕若恐懼退而為戒書於席之四端及几鑑盥盤楹杖帶履觴豆户牖劍弓矛各為銘焉

○周公

周公居冢宰以王年少恐天下叛乃攝政代王當國南面負扆以朝諸侯魯公伯禽周公元子也成王少周公留相之使其就封於魯周公謂伯禽之傅曰汝將行盍志而子美德乎對曰其為人也寬好自用以慎此三者其美德也已周公曰嗚呼以人惡為美德乎君子好以道德故其民歸彼其寬也出無辨矣汝又美之彼其好自用也是所以窶小也汝又美之彼其慎也是其所以淺也汝又美之吾語女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今王之叔父吾於天下不賤然我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起

以待士天下之士至者無慮千人於是吾得三士焉以
正吾身以定天下矣得三士於百人千人之中若是乎
其難也子之魯慎毋以國驕人

交趾南越裳氏重三譯而來獻白雉曰道路悠遠山川
阻深恐一使不通故重三譯而來朝周公曰德澤不加
君子不饗其質政令不施君子不臣其人譯曰吾受命
吾國之黃耇曰天之無烈風淫雨海不揚波三年矣意
者中國有聖人乎盍往朝之周公歸之於王稱先王靈
神致薦於宗廟使者迷其歸路周公錫以駢車五乘皆
爲向南之制越裳使者載之由扶南林邑海際期年而

至其國故指南車常爲先導亦有以服遠人而正四方

○史佚論民　周成王十年

成王問於史佚曰何德而民親其上對曰使之以時而敬慎之忠而愛之布令信而不食言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王曰懼哉對曰天地之間四海之內善之則臣不善則讐也夏殷之民讐桀紂而臣湯武若之何不懼也

○謀父諫征犬戎　周穆王三十五年

周穆王將伐犬戎祭公謀父諫曰先王耀德不觀兵夫兵戢而時動動則威觀則玩玩則無震是故先王之制邦內甸服邦外侯服侯衛賓服夷蠻要服戎翟荒服甸

服者祭。侯服者祀。賓服者享。要服者貢。荒服者王。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先王之訓也。有不祭則修意。有不祀則修言。有不享則修文。有不貢則修名。有不王則修德、序成而有不至則修刑。於是乎有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讓不貢。告不王。於是乎有刑罰之辟。有攻伐之兵。有征討之備。有威讓之令。有文告之辭。布令陳辭而又不至。則又增修於德。無勤民於遠。是以近無不聽。遠無不服。今犬戎氏以其職來王。而必以不享征之。且觀之兵。其無乃廢先王之訓。而王幾頓乎。王不聽。遂征之。自是荒服者不至、

劉子論禹功

天王使劉定公勞趙孟於潁館劉子曰美哉禹功明德遠矣微禹吾其魚乎吾與子弁冕端委以治民臨諸侯皆禹力也子亦遠績禹功而大庇民乎對曰老夫罪戾是懼焉能恤遠吾儕偷食朝不謀夕何其長也劉子告王曰諺謂老將知而耄及之者其趙孟之謂乎為晉正卿主諸侯而儕於隸人朝不謀夕棄神人矣何以能久

富辰諫伐鄭

鄭人伐滑王使游孫伯請滑鄭人執之王怒將以狄伐鄭富辰諫曰不可臣聞之大上以德撫民其次親親以相

及也。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室。管、蔡、成、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文之昭也。邘、晉、應、韓，武之穆也。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召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于成周而作常棣之詩，曰：凡今之人，莫如兄弟。曰：兄弟鬩于墻，外禦其侮。如是則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今天子不忍小忿以棄鄭親，其若之何？庸勳親親，暱近尊賢，德之大者也。即聾從昧與頑用嚚，姦之大者也。棄德崇姦，禍之大者也。鄭有平惠之勳，又有厲宣之親，棄嬖寵而用三良，于諸姬為近，四德具矣。耳不聽五聲之和為聾，目不別五色之章為昧，

心不則礼義之經為頑口不道忠信之言為嚚狄皆有之四姦具矣周之有懿德也猶曰莫如兄弟故封建之其懷柔天下也猶懼有外侮扞外侮者莫如親親故以親屏周召穆公亦云今周德既衰於是乎又渝周召以從諸姦無乃不可乎民未忘禍王又興之其若文武何王弗聽

太子諫晉壅川

穀洛鬭將毀王宮王欲壅之太子晉諫曰不可晉聞古之長民者不墮山不崇藪不防川不竇澤夫山土之聚也藪物之歸也川氣之導也澤水之鍾也夫天地成而

聚於高、歸物於下、疏為川谷、以導其氣、陂塘污庳以鍾其美、是故聚不阤崩而物有所歸、氣不沈滯而亦不散越、是以民生有財用、無夭昏札瘥之憂、無飢寒乏匱之患、故上下能相固以待不虞、古之聖王惟此之慎、昔共工棄此道也、虞於湛樂、淫失其身、欲壅北川墮高堙庳以害天下、皇天弗福、庶民弗助、禍亂並作、共工用滅、其在有虞、有崇伯鯀、播其淫心、稱遂共工之過、堯用殛之羽山、其後大禹念前之非度、釐改制量、象物天地、比類百則、儀之于民、度之于群生、共之從孫四岳佐之、高高下下、疏川導滯、鍾水豐物、封崇九山、決汨九川、陂障

九澤封殖九藪汩越九原宅居九隩合通四海故天無伏
陰地無散陽水無沈氣火無災燀神無閒行民無淫心時
無逆數物無害生帥象禹之功度之于軌儀莫非加績
克厭帝心皇天嘉之胙以天下賜姓曰姒氏曰有夏謂
其能以加祉殷富生物也胙四岳國命為侯伯賜姓曰
姜氏曰有呂謂其能為禹股肱心膂以養物豐民人也
此一王四伯豈繫多寵皆亡王之後惟能釐舉加義以
有胤在下守祀不替其典有夏雖衰杞鄫猶在申呂雖
衰齊許猶在惟有加功以命姓受祀迄于天下及其失
之也必有慆淫之心閒之故亡其姓氏踣斃不振絕後

無主堙替隸圉夫亡者豈繄無寵皆黃炎之後也唯其不帥天地之度不順四時之序不度民神之義不儀生物之則以殄滅無胤至於今不祀及其得之也必有忠信之心間之度於天地而順於時動和於民神而儀於物則故高朗令終顯融昭明受姓命氏而附之以令名若啟先王之遺訓省其典圖刑法而觀其廢興者皆可知也其興者必有夏呂之功焉其廢者必有共工之敗焉今吾執政無乃實有所避而滑夫二川之神使至于爭明以妨王宮王而飾之無乃不可乎人有言曰無過亂人之門又曰佐饎者嘗焉佐鬭者傷焉又曰禍不好

不能為禍詩云乱生不夷靡國不泯又曰民之貪亂寧為荼毒夫見乱而不惕所殘必多其飾弥章民有怨乱猶不可遏而況神乎王將防闘川以飾宮是飾乱而佐闘也其無乃章禍且遇傷乎自我厲宣幽平而貪天禍至於今未弭我又章之懼長及子孫王室其愈卑乎其若之何自后稷以来民亂及文武成康而僅克安民自后稷之始基靖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十八王而康克安之其難也如是厲始革典十四王矣基德十五而始平基禍十五其不濟乎吾朝夕儆懼曰其何德之脩而少光王室以逆天休王又章輔禍亂將以堪之詩曰殷

監不遠在夏后之世將以用飾宮以儆亂民也度之天神則非祥也比之地物則非義也類之民則非仁也方之時動則非順也咨之前訓則非正也觀之詩書與民之獻言皆亡王之為也上下儀之無所比度王其圖之王卒雍之王爭寵人亂於是乎始生

內史過論虢必亡

十五年有神降于莘王問內史過曰是何故固有之乎對曰有國之將興其君齊明惠和其德足以昭其馨香其惠足以同其人民故明神降之觀其德政而均布福焉國之將亡其君辟邪淫佚其政腥臊馨香不登其刑

矯誣民有遠志故神亦往焉觀其苛慝而降之禍昔夏之興也祝融降于崇山其亡也回祿信於聆隧商之興也檮杌次于丕山其亡也夷羊在牧周之興也鸑鷟鳴於岐山其衰也杜伯射王於鄗是皆明神之志者也王使太宰忌父帥傅氏及祝史奉犧牲玉鬯往獻焉內史過歸告王曰虢必亡矣不禋於神而求福焉神必禍之不親於民而求用焉民必違之精意以享祀也慈保庶民親也今虢動匱百姓以逞其違離民怨神而求利焉不亦難乎

里革諫夏濫淵

宣公夏濫于泗淵里革斷其罟而棄之曰古者大寒降土蟄發水虞於是乎講罛罶取名魚登川禽而嘗之寢廟行諸國人助宣氣也鳥獸孕水蟲成獸虞於是乎禁罝羅矠魚鱉以為夏槁助生阜也鳥獸成水蟲孕水虞于是乎禁罝罜麗設穽鄂以實廟庖畜功用也且夫山不槎蘖澤不伐夭魚禁鯤鮞獸長麑麇鳥翼鷇卵蟲舍蚳蝝蕃庶物也古之訓也今魚方別孕不教魚長又行網罟貪無藝也公聞之曰吾過而里革匡我不亦善乎是良罟也為我得法使有司藏之使吾無忘諗師存侍曰藏罟不如置里革於側之不忘也

○芮良夫諫用榮夷公　周厲王三十年

周厲王以榮夷公爲卿用事大夫芮良夫諫曰、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載也、而或專之、其害多矣、夫王人者將導利而布之上下者也、使神人百物無不得其極、猶日怵惕懼怨之來也、今獨專利其可乎、匹夫專利猶謂之盜、王而行之、其歸鮮矣、榮公若用、周必敗、榮公爲卿士、諸侯不享、

○召公諫弭謗　周厲王三十二年

厲王虐國人謗王、召公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喜曰、吾

能弭謗矣召公曰是鄣之也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爲川者決之使導爲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瞽獻典史獻書師箴瞍賦矇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盡規親戚補察瞽史教誨耆艾修之而後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民之有口也猶土之有山川也財用於是乎出猶其有原隰衍沃也衣食於是乎生口之宣言也善敗於是乎興行善而敗備所以阜財用衣食者也夫民慮之於心而宣之於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若壅其口其與能幾何王弗聽於是國人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

於彘、

、召公存孫　周厲王三十三年

彘之亂、宣王在召公之宮、國人圍之、召公曰、昔吾驟諫王、王不從以及此難、今殺王子、王其以我爲懟而怒乎、夫事君者、險而不懟、怨而不怒、况事王乎、乃以其子代宣王、宣王長而立之、

○虢文公諫不籍千畝　周宣王十二年

宣王即位、不籍千畝、虢文公諫曰、不可、夫民之大事在農、上帝之粢盛於是乎出、民之蕃庶於是乎生、事之供給於是乎在、和協戚睦於是乎興、財用蕃殖於是乎始、

敦厖純固於是乎成是故稷爲大官惟農是務無有求利於其官以干農功三時務農而一時講武故征則有威守則有財若是則能媚於神而和於民享祀時至而布施優裕也今天子欲修先王之緒而棄其大功匱神乏祀而困民之財將何以求福用民王弗聽

○姜后待罪疏　周宣王二十三年

王嘗晏起姜后脫簪珥待罪於永巷使其傅母通言於王曰妾不才至使君王樂色而忘德夫苟樂色必好奢好奢必窮樂窮樂者亂之所由興也原亂之興自婢子始敢請罪王曰寡人不德實自生過非夫人之罪也自

是勤於政事、早朝晏罷、卒成中興之名、

、仲山甫諫料民　周宣王三十五年

三十五年、戰於千畝、王師敗績於姜氏之戎、王既喪南國之師、乃料民於太原、仲山甫諫曰、民不可料也、夫古者不料民而知其少多、司民協孤終、司商協民姓、司徒協旅、司寇協奸、牧協職、工協革、場協入、廩協出、是則少多死生出入往來者、皆可知也、於是又審之以事、王治農於籍、蒐於農隙、耨穫亦於籍、獮於既烝、狩於畢時、是皆習民數者也、又何料焉、不爲其少而大料之、是示少而惡事也、臨政示少、諸侯避之、治民惡事、無以賦令、且

無故而料民天之所惡也害於政而妨於後嗣王卒料之

敬姜論勞逸　周宣王三十七年

公父文伯退朝朝其母其母方績文伯曰以歜之家而主猶績懼干季氏之怒其以歜爲不能事主乎其母嘆曰魯其亡乎使僮子備官而未之聞邪居吾語女昔聖王之處民也擇　土而處之勞其民而用之長王天下夫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沃土之民不材淫也瘠土之民莫不向義勞也是故天子大采朝日與三公九卿祖識地德日中考政與

百官之政事師尹維旅牧相宣序民事少采夕月與太
史司載糾虔天刑日入監九卿使潔奉禘郊之粢盛而
後即安諸侯朝修天子之業命晝考其國職夕省其典
刑夜儆百工使無慆淫而後即安卿大夫朝考其職晝
講其庶政夕序其業夜庀其家而後即安士朝而受業
晝而講夕而習復夜而計過無憾而後即安自庶人以
下明而動晦而體無日以怠王后親織玄紞公侯之夫
人加之以紘綖卿之內子爲大帶命婦成祭服列士之
妻加之以朝服自庶士以下皆衣其夫社而賦事烝而
獻功男女效績愆則有辟古之制也君子勞心小人勞

乃先王之訓也自上以下誰敢淫心舍力今我寡也爾又在下位朝夕處事猶恐忘先王之業況有怠惰其何以避辟吾冀而朝夕修我曰必無廢先人爾今曰胡不自安以是承君之官余懼穆伯之絶祀也仲尼聞之曰弟子志之季氏之婦不淫矣

○管仲論四民　周莊王十二年

桓公始伯會諸侯爲盟主問於管仲曰成民之事若何對曰四民者勿使雜處雜處則其言哤其事易若聖王之處士也使就閒燕處工就官府處商就市井處農就田野令夫士群萃而州處閒燕則父與父言義子與子

言孝其事君者言敬其幼者言悌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

○內政寄軍令　周莊王十二年

桓公曰吾欲從事於諸侯為之若何對曰作內政而寓軍令於是制國五家為軌軌為之長十軌為里里置有司四里為連連為之長十連為鄉鄉有良人焉以為軍令五家為軌故五人為伍軌長帥之十軌為里故五十人為小戎里有司帥之四里為連故二百人為卒連長帥之十連為鄉故二千人為旅鄉良人帥之五鄉一師

故萬人爲一軍五鄉之帥帥之三軍故有中軍之鼓有國子之鼓春以蒐振旅秋以獮治兵是故卒伍整於里軍旅整於郊內教既成勿令使遷徙伍之人祭祀同福喪死同恤禍災共之人與人相疇家與家相疇世同居少同游故夜戰聲相聞足以不乖晝戰目相視足以相識其歡欣足以相洽死居同樂行同和死同哀是故守則同固戰則同彊君有此士也三萬人以方行天下以誅無道以屏周室天下大國之君莫之能禦

○管仲尊周疏　周襄王元年

齊桓公會於葵丘王使宰孔致胙於桓公使無下拜管

仲曰爲君不君爲臣不臣亂之本也桓公懼出曰天威不違咫尺小白余敢貪天子之命隕越於下以遺天子羞敢不下拜乃下拜登受

富辰諫取翟女　周襄王十七年

十七年王降翟師以伐鄭王德翟人將以其女爲后富辰諫曰不可夫婚姻禍福之階也利內則福由之利外則取禍今王外利矣其無乃階禍乎王曰利何如而內何如而外對曰尊貴明賢庸勳長老愛親禮新親舊然則民莫不審固其心力以役上令官不易方而財不匱竭求無不至動無不濟百姓兆民夫人奉别而歸諸上

是利之內也若七德離判民乃攜貳各以利退上求不暨是其外利也夫翟無列於王室鄭伯南也王而卑之是不尊貴也翟豺狼之德也鄭未失周典王而蔑之是不明賢也平桓莊惠皆受鄭勞王而棄之是不庸勳也鄭不捷之齒長矣王而弱之是不長老也翟隗姓也鄭出自宣王王而虐之是不愛親也夫禮新不間舊王以翟女間姜妊非禮且棄舊也王一舉而棄七德故曰利外矣書有之曰必有忍也若能有濟也王必不忍小忿而棄鄭又登叔隗以階翟翟封豕豺狼也不可厭也王弗聽

○王孫滿論鼎　周定王元年

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於雒觀兵於周疆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對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鑄鼎象物用能協於上下以承天休德之休明雖小重也其姦回昏亂雖大輕也天祚明德有所底止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楚子羞懼而退

○孔子　周靈王二十一年

魯用孔子爲中都宰孔子初仕爲中都宰制爲養生送死之節長幼異食強弱異任男女別塗路無拾遺器不

彫偽爲四寸之棺、五寸之槨、因丘陵爲墳、不封不樹、行之一年而四方之諸侯則焉、定公謂孔子曰、學子此法以治魯國何如、孔子對曰、雖天下可乎、何但魯國而已哉、

孔子由大司寇攝行相事、七日而誅亂政大夫少正卯、門人進問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夫子爲政而始誅之、得無失乎、孔子曰、人有惡者五、而盜竊不與焉、一曰心逆而險、二曰行僻而堅、三曰言偽而辯、四曰記醜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得免於君子之誅、而少正卯兼有之、故居處足以聚徒成群、言談足

以飾邪營衆強足反是獨立此小人之雄桀也不可以不誅也是以湯誅尹諧文王誅潘正周公誅管叔太公誅華仕管仲誅傳里乙子產誅鄧析史何此七子者皆異世同心不可不誅也

初魯之販羊有沈猶氏者常朝飲其羊以詐市人有公慎氏者妻淫不制有慎潰氏者奢侈踰法魯之鬻六畜者飾之以儲價及孔子之爲政也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潰氏越境而徙三月則鬻牛馬者不儲價賣羔豚者不加飾男女行者別其塗道不拾遺男尚忠信女尚貞順

、子產不毀鄉校　周景王二年

鄭人游於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謂子產毀鄉校何如子產曰夫人朝夕退而遊焉以議執政之善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我聞忠善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豈不遽止然猶防川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決使道不如吾聞而藥之也然明曰今而後知吾子之信可事也若果行此鄭國實賴之豈唯二三臣仲尼聞之曰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

○告子太叔為政　周景王二十三年

子產有疾謂子太叔曰我死子必爲政唯有德者能以寛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翫之則多死焉故寛難疾數月而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

○伍員諫釋越　周敬王二十六年

夫差伐越使大夫種行成於吳夫差許之伍員諫曰不可臣聞之樹德莫若滋去疾莫如盡昔夏少康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謀遂滅過戈復禹之績今吳不如過戈而越大於少康或將豐之不亦難乎句踐能親而務施施不失人親不棄勞與我同壤而世爲

仇敵於是乎克而弗取將又存之違天而長寇讐後雖悔之不可及已姬之衰也日可俟也介在蠻夷而長寇讐以是求伯必不行矣弗聽

○吳起論險　周安王十五年

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謂吳起曰美哉山河之固魏國之寶也起曰在德不在險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義不修禹滅之桀之居左河濟右泰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修政不仁湯放之紂之國左孟門右太行恒山在其北大河經其南修政不德武王殺之由此觀之在德不在險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皆敵國也武侯

、衛鞅變法　周顯王十年

秦衛鞅欲變法秦人不悅鞅言於孝公曰夫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是以聖人苟可以强國不法其故甘龍曰不然緣法而治者吏習而民安之衛鞅曰常人安於故俗學者溺於所聞以此兩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與論於法之外也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賢者更禮不肖者拘焉公曰善以衛鞅為左庶長卒定變法之令令民為什伍而相收司連坐告奸者與斬敵首同賞不告奸者要斬有軍

功者各以率受上爵為私鬭者各以輕重被刑大小僇力本業耕織致粟米多者復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為收孥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為屬籍明尊卑爵秩等級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有功者顯榮無功者雖富無所芬華乃下令行之十年秦國道不拾遺山無盜賊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鬭鄉邑大治

○子思論官人　周顯王二十三年

子思言苟變於衛侯曰其材可將五百乘公曰吾知其可將然變也嘗為吏賦於民而食人二鷄子故弗用也子思曰夫聖人之官人猶匠之用木也取其所長棄其

所短故杞梓連抱而有數尺之朽良工不棄今君處戰國之世選爪牙之士而以二卵棄干城之將此不可使聞於鄰國也公再拜曰謹受教矣

○子思論衛事　周顯王二十三年

子思言於衛侯曰君之國事將日非矣君出言自以爲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自以爲是而士庶人莫敢矯其非君臣既自賢矣而群下同聲贊之贊之則順而有福矯之則逆而有禍如此則善安從生詩曰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抑亦似君之君臣乎

○蘇秦說六國　周顯王二十六年

初洛陽人蘇秦說秦王以兼天下之術秦王不用其言蘇秦乃去說燕文公曰燕之所以不犯寇被兵者以趙爲之蔽也願大王與趙從親天下爲一則燕國必無患矣文公從之資蘇秦車馬以說趙肅侯曰當今山東之國莫强於趙秦之所害亦莫如趙然而秦不敢伐趙者畏韓魏之議後也秦之攻韓魏也無有名山大川之限稍蚕食之韓魏不能支必入臣於秦秦無韓魏之規則禍中於趙矣夫衡人者皆欲割諸侯之地以與秦秦成則其身富榮國被秦患而不與其憂竊爲大王計莫若一韓魏齊楚燕趙爲從親以擯秦令天下之将相會於洹

洹水之上約曰秦攻一國五國各出銳師或撓秦或救之有不如約者五國共伐之則秦甲必不敢出函谷以害山東矣肅侯大悅厚待蘇秦尊寵賜賚之以約於諸侯於是蘇秦說韓王曰夫韓地方九百餘里帶甲數十萬天下之强弓勁弩利劍皆從韓出今大王事秦秦必求宜陽成皋今茲效之明年又復求割地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鄙諺曰寧爲鷄口無爲牛後以大王之賢挾强韓之兵而有牛後之名竊爲大王羞之韓王從其言蘇秦說魏王曰大王之地方千里武士三十萬蒼頭二十萬奮擊二十萬廝徒十萬車六百乘騎五千匹乃聽

群臣之說而欲臣事秦願大王熟察之魏王聽之蘇秦
說齊王曰齊四塞之國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粟
如丘山臨淄之塗車轂擊人肩摩連衽成帷揮汗成雨
夫韓魏之所以重畏秦者為與秦接境也今秦之攻齊
則不然雖欲深入則恐韓魏之議其後秦之不能害齊
亦明矣夫不料秦之無柰齊何而欲西面而事之是群
臣之計過也齊王許之乃南說楚王曰楚天下之强國
也地方六千餘里帶甲百萬粟支十年此伯王之資也
楚强則秦弱秦强則楚弱其勢不兩立故為大王計莫
若從親以孤秦故從親則諸侯割地以事楚衡合則楚

割地以事秦。此兩策者相去遠矣。大王何居焉。楚王亦許之。於是以蘇秦爲從約長。并相六國。北報趙。車騎輜重擬於王者。

司馬錯論伐蜀　周愼靚王五年

巴蜀相攻。俱告急於秦。司馬錯請伐蜀。張儀曰。不如伐韓。臣聞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市朝也。而王不爭焉。顧爭於戎翟。去王業遠矣。錯曰不然。臣聞之。欲富國者。務廣其地。欲强兵者。務富其民。欲王者務博其德。三資備而王隨之矣。夫蜀西僻之國而戎翟之長也。有桀紂之亂。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群

羊拔一國而天下不以爲暴利盡四海而天下不以爲貪而又有禁暴止亂之名是我一舉而名實附焉今攻韓刼天子惡名也而攻天下之所不欲又未必利也不如伐蜀惠王起兵伐蜀取之秦益富强

郭隗致士對　周赧王三年

昭王謂郭隗曰齊因孤之國亂而襲破燕孤極知燕小力少不足以報然誠得賢士與共國以雪先王之耻孤之願也先生視可者得身事之乎隗曰古之君人有以千金使涓人求千里馬馬已死買其首五百金而返君怒涓人曰死馬且買之况生者乎馬今至矣不期年

千里之馬至者三今王必欲致士先從隗始况賢於隗者豈遠千里哉燕王以師事之於是士爭趣燕

、武公論楚圖周　周赧王三十四年

楚欲圖周王使東周武公謂楚令尹昭子曰西周之地不過百里而名為天子之共主裂其地不足以肥國得其民不足以勁兵而攻之者名為弑君然而猶有欲攻之者見祭器在焉故也夫虎肉臊而兵利身人猶攻之若使澤中之麋蒙虎之皮人之攻之必萬倍矣裂楚之地足以肥國詘楚之名足以尊主今子欲殘天下之共地居三代之傳器器南則兵至矣於是楚計不行

○范雎論遠交近攻　周赧王四十五年

秦使者王稽至魏潛載范雎以歸王見之離宮雎說秦王曰以秦國之大士卒之勇以治諸侯譬如走韓盧而搏蹇兎也而閉關十五年不敢窺兵於山東者是穰侯爲秦謀不忠而大王之計亦有所失也王跽曰願聞失計雎曰夫穰侯越韓而攻齊非計也今王不如遠交而近攻得寸則王之寸也得尺則王之尺也今夫韓魏中國之處而天下之樞也王若欲伯必親中國以爲天下樞以威楚趙楚趙附齊必懼矣齊附則韓魏因可虜也王曰善乃以范雎爲客卿與謀國事

○魯仲連止魏帝秦　周赧王五十七年

魏使晉鄙救趙、秦王使謂魏曰、吾攻趙旦暮且下、諸侯敢救者、必移兵先擊之、魏王恐、止晉鄙、又使將軍新垣衍說趙王、欲共尊秦爲帝、以却其兵、魯仲連聞之、往見衍曰、彼秦者、棄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彼即肆然而爲帝、則連有蹈東海而死耳、不願爲之民也、今秦萬乘之國也、梁亦萬乘之國也、從而帝之、秦將行天子之禮、以號令於天下、變易諸侯之大臣、彼將奪其所不肖、而與其所賢、奪其所憎、而與其所愛、衍起再拜曰、吾乃今知先生天下士也、不敢復言帝秦矣、

○荀況論兵將　秦昭襄王五十二年

楚以荀況爲蘭陵令、荀卿嘗與臨武君論兵於趙孝成王前、王曰請問兵要對曰要在附民夫仁人之兵上下一心、三軍同力、臣之於君也下之於上也若弟子事父兄若手臂之捍頭目而覆胸腹也故兵要在於附民而已、王曰請問爲將、卿曰號令欲嚴以威賞罰欲必以信處舍欲周以固從舉進退欲安以重欲疾以速窺敵觀變欲潛以深欲伍以參遇敵決戰必行吾所明無行吾所疑夫是之謂六術無欲將而惡廢無急勝而忘敗無威內而輕外無見利而不顧其害凡慮事欲熟而用財

欲泰失是之謂五權可殺而不可使處不完可殺而不可使擊不勝可殺而不可使欺百姓夫是之謂三至凡百事之成也必在敬之其敗也必在慢之故敬勝怠則吉怠勝敬則滅計勝欲則從欲勝計則凶戰如守行如戰有功如幸慎此六術五權三至而處之以恭敬無曠是之謂天下之將

、縮高辭攻管　　秦莊襄王三年

安陵人縮高之子仕於秦守管信陵君攻之不下使人召高將以五大夫執節尉而使攻管高對曰父攻子守人之笑也見臣而下是倍主也父教子倍亦非君之所

喜敢辭無陵怒使謂安陵君生束縮高而致之不然無忌將十萬之師以造城下安陵君曰吾先君成侯受詔襄王以守此城也手受太府之憲其上篇曰子弑父臣弑君有常不赦今高辭大位以全父子之義而君曰必生致之是使我負襄王之詔而廢太府之憲也縮高聞之曰信陵君爲人悍猛而自用此辭反必爲國禍吾已全已無違人臣之義矣豈可使吾君有魏患乎乃之使者舍刎頸而死信陵君聞之縞素避舍而遣使謝安陵君

○茅焦解衣亢諫　秦始皇九年

秦遷太后於雍秦之臣以諫死者二十七人齊客茅焦請諫王大怒按劍而坐焦徐行至前諫曰臣聞有生者不諱死有國者不諱亡諱死者不可以得生諱亡者不可以得存死生存亡聖主所欲急聞也陛下欲聞之乎王曰何謂也焦曰陛下有狂悖之行四不自知耶車裂假父有嫉妬之心囊撲二弟有不慈之名遷母於雍有不孝之行殘戮諫士塞直言之路桀紂之行不至於是矣令天下聞之盡瓦解無向秦者臣竊爲陛下危之臣言已矣乃解衣伏質王下殿手接之爵以上卿迎太后歸

○李斯諫逐客　　秦始皇十年

秦賓客日盛宗室大臣諫曰諸侯人來仕者皆其主遊間耳請一切逐之楚人李斯行且上疏曰昔穆公求士西取由余於戎東得百里奚於宛迎蹇叔於宋求丕豹公孫支於晉并國二十遂伯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諸侯親服至今治强惠王用張儀之計散六國之從使之事秦昭王得范睢强公室杜私門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臣聞泰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衆庶故能明其德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今乃棄黔首以資

敵國却賓客以業諸侯所謂藉冠兵而齎盜粮者也

乃召李斯復其官遂除逐客之令

即墨大夫諫齊　秦始皇二十六年

初齊君王后事秦謹與諸侯信齊亦東邊海上秦日夜攻五國五國各自救以故王建立四十餘年不受兵君王后且死戒建曰群臣之可用者某王取筆牘受言后曰已忘之矣君王后死后勝相齊多受秦間金勸王朝秦不修戰備不助五國攻秦秦以故得滅五國齊人將入秦雍門司馬前曰所爲立王者爲社稷耶王曰爲社稷司馬曰爲社稷而立王則王何爲去社稷而入秦王

乃還即墨大夫聞之見王曰齊地方數千里帶甲數百萬今三晉大夫不便秦而在阿鄄之間者百王與之數萬之衆使收晉故地即臨晉之關亦可矣鄢郢大夫不欲爲秦而在城南下者數王與之數萬之衆使收楚故地即武關可入矣如此則齊威可立秦國可亡豈特保其國家而已哉王不聽

李斯議建郡縣　秦始皇二十六年

丞相綰等言燕齊荊地遠不爲置王無以鎮之請立諸子始皇下其議廷尉李斯諫曰周文武所以封子弟同姓甚衆然後屬疏遠相攻擊如仇讎周天子弗能禁止

今海内賴陛下神靈一統皆爲郡縣諸子功臣以公賦稅重賞賜之甚足易制天下無異意則安寧之術也置諸侯不便始皇曰天下共苦鬬戰不休以有侯王賴宗廟天下初定又復立國是樹兵也而求其寧息豈不難哉廷尉議是分天下爲三十六郡置守尉監收天下兵聚咸陽銷以爲鍾鐻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宮庭中更名民曰黔首

歷代名臣奏疏卷之二

明太史王錫爵擇

○董公說漢王發義帝喪　漢高帝元年

漢王南渡平陰津至洛陽新城三老董公遮說王曰臣聞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無名事故不成故曰明其為賊敵乃可服項羽為無道放殺其主天下之賊也夫仁不以勇義不以力大王宜率三軍之衆為之服素以告諸侯而伐之則四海之內莫不仰德此三王之舉也於是漢王為義帝發喪告諸侯曰天下共立義帝今項羽放殺之寡人親為發喪兵皆縞素悉發關中兵收三

河士、南浮江漢以下、願從諸侯王擊楚之殺義帝者、

○韓信拜將對　　漢高帝元年

漢王以韓信為大將、問曰丞相數言將軍、將軍何以教寡人計策、信辭謝、因問王曰、今東鄉爭權天下、豈非項王耶、漢王曰然、曰大王自料勇悍仁強孰與項王、漢王良久曰不如也、信曰信亦以為大王不如也、然臣嘗事之、請言項王之為人也、項王喑噁叱咤、千人自廢、然不能任屬賢將、此特匹夫之勇耳、項王見人恭敬慈愛、言語嘔嘔、人有疾病、涕泣分飲食、至使人有功當封爵者、印刓敝忍不能予、此所謂婦人之仁也、項王雖伯天下而

臣諸侯不居關中而都彭城於逐義帝所過無不殘滅名雖為伯實失天下之心故其強易弱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所不散且三秦王為將將秦子弟數歲矣欺其衆降諸侯至新安項王詐坑秦降卒二十餘萬唯獨邯欣翳得脫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今楚強以威王此三人秦民莫愛也大王入關秋毫無所害除秦苛法秦民無不欲得大王王秦者今大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於是漢王大喜自以為得信晚遂聽信計八月信引兵從故道出襲雍雍王

邯戰敗走塞王欣翟王翳皆降、

○張良借箸畫策　漢高帝二年

酈食其說王立六國之後、王具以告良良曰臣請借前箸爲大王籌之遂發八難、一曰昔湯武伐桀紂封其后裔度能制其死命也、今陛下能制項籍死命乎、二曰武王入殷表商容閭釋箕子囚封比干墓今陛下能乎、三曰發鉅橋之粟、散鹿野之財、以賜貧窮今陛下能乎、四曰殷事已畢偃車爲軒、倒載干戈示不復用今陛下能乎、五曰休馬華山之陽示無所爲今陛下能乎、六曰息牛桃林之野示天下不復輸積今陛下能乎七八曰天

下遊士離親戚棄墳墓從大王遊者徒欲望尺寸之地今復立六國後遊士各歸事其主大王誰與取天下乎楚惟無強六國復撓而從之大王焉得而臣之乎誠用客謀天下事去矣漢王遂銷印

○酈生說漢王取敖倉　漢高帝三年

楚拔成皐欲西漢王欲捐成皐以東屯鞏洛以距楚酈生曰知天之天者王事可成王者以民為天民以食為天夫敖倉天下轉輸久矣藏粟甚多楚人拔滎陽不堅守敖倉乃引而東此天所以資漢也願足下急進兵收取滎陽據敖倉之粟塞成皐之險杜太行之道距蜚狐

之口守白馬之津以示諸侯形制之勢則天下知所歸矣王從之乃復謀取敖倉

○婁敬說都長安　漢高帝五年

齊人婁敬戍隴西過洛陽脫輓輅衣羊裘因虞將軍見上曰陛下都洛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上曰然婁敬曰洛邑天下之中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夫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為固卒然有急百萬之衆可具此亦扼天下之吭而拊其背也帝問群臣群臣皆山東人爭言周王數百年秦二世即洛陽東有成皐西有澠池倚河面洛其固足恃也上問張良良曰洛陽雖有此固四

西受敵非用武之國也關中左殽函右隴蜀沃野千里
阻三面而固守獨以一東面制諸侯此謂金城千里天
府之國婁敬說是也上即日車駕西都長安
○叔孫通諫易太子　漢高帝十一年
上欲易太子叔孫通諫曰晉獻公以驪姬之故廢太子
立奚齊晉國亂者數十年秦以不早定扶蘇令趙高得
以詐立胡亥自使滅祀此陛下所親見今太子仁孝天
下皆聞之陛下必欲廢嫡而立少臣願先伏誅以頸血
汙地帝曰吾直戲耳通曰太子天下本本一搖天下震
動柰何以天下爲戲乎乃止不立

○賈山至言　漢文帝二年

潁陰侯騎賈山上書言治亂之道借秦爲喻名曰至言其辭曰臣聞雷霆之所擊無不摧折者萬鈞之所壓無不糜滅者今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勢重非特萬鈞也開導以求諫和顏色而受之用其言而顯其身士猶恐懼而不敢自盡又況於縱欲恣暴惡聞其過乎震之以威壓之以重雖有堯舜之智賁育之勇豈有不摧折者哉如此人主不得聞過社稷危矣昔者周蓋千八百國以九州之民養千八百之君君有餘財民有餘力而頌聲作秦皇帝以千八百國之民自養力罷不能勝其役

財盡不能勝其求其所自養者馳騁戈獵之娛天下弗能供也今陛下使天下舉賢良方正之士天下皆訢訢曰將興堯舜之道三王之功矣天下之士莫不精白以承休德今選其賢者與之馳騁射獵一日再三出臣恐朝廷之懈弛也陛下即位親自勉以厚天下節用愛民平獄緩刑天下莫不說喜臣聞山東吏布詔令民雖老羸癃疾扶杖而往聽之願少須臾無死思見德化之成也今豪傑之臣方正之士直與之日月獵射擊兎伐狐以傷大業絕天下之望臣竊悼之夫士修之於家而壞之於天子之庭臣竊愍之陛下與衆臣宴游與大臣

方正朝廷論議游不失樂、朝不失禮議不失計執事之大者也、上嘉納其言

○賈誼論積貯　　漢文帝二年

賈誼說上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饑、一女不織或受之寒、生之有時而用之亡度、則物力必屈、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嘗聞、漢之爲漢幾四十年、公私之積猶可哀痛、世之有饑穰、天之行也、禹湯被之矣、即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旱、國胡以相恤、卒然邊境有急、數十百萬之衆、國胡以餽之、夫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財有餘、

何爲而不成以攻則取以守則固以戰則勝懷敵附遠何招而不至今敺民而歸之農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轉而緣南畝則畜積足而人樂其所矣上感誼言詔曰夫農者天下之本也其開籍田朕親率耕以給宗廟粢盛、

○賈誼治安策　漢文帝十年

是時匈奴强侵邊諸侯王僭擬淮南濟北皆以逆誅梁太傅賈誼乃上疏曰、臣竊惟今之事勢可爲痛哭者一、可爲流涕者二、可爲長太息者六若其他背理而傷道者難徧以疏舉進言者皆曰天下以安以治矣臣獨以

爲未也夫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燃因謂之安方今之勢何以異此陛下何不壹令臣得熟數之於前因陳治安之策試詳擇焉夫建久安之勢成長治之策以寧天下以育群生立經陳紀輕重同得後可爲萬世法程至明也以陛下之明達因使少知治體者得佐下風致此非難也夫樹國固必相疑之勢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今或親弟謀爲東帝親兄之子西向而擊今吳又見告矣天子春秋鼎盛行義未過德澤有加焉猶尚如是況莫大諸侯權力且十此者乎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而芒刃不鈍者其排擊剝割皆衆理解

也至於髖髀之所非斤則斧夫仁義恩厚人主之芒刃
也權勢法制人主之斧斤也今諸侯王衆髖髀也釋斧
斤之用而欲嬰以芒刃臣以爲不缺則折欲天下之治
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
亡邪心令海内之執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從
諸侯之君莫敢有異心輻湊並進而歸命天子割地定
制地制一定宗室子孫莫慮不王下無背畔之心上無
誅伐之志法立而不犯令行而不逆即赤子天下之上
而安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陛下誰憚而久不爲
此天下之執方病大瘇一脛之大幾如腰一指之大幾

於股平居不可屈伸失今不治必爲痼疾後雖有扁鵲不能爲已可痛哭者此也天下之執方倒懸天子者天下之首何也上也蠻夷者天下之足何也下也今匈奴嫚侮侵掠至不敬也而漢歲致金絮采繒以奉之足反居上首顧居下倒懸如此莫之能解猶爲國有人乎可爲流涕者此也臣竊料匈奴之衆不過漢一大縣以天下之大困於一縣之衆甚爲執事者羞之陛下何不試以臣爲屬國之官而主匈奴行臣三表五餌之計請必繫單于之頸而制其命伏中行說而笞其背擧匈奴之衆唯上所令今不獵猛獸而獵田彘不搏反寇而搏畜

兎翫細娛而不圖大患德可遠加而直數百里外威令不伸可爲流涕者此也今庶人屋壁得爲帝服倡優下賤得爲后飾且帝之身自衣皂綈而富民墻屋被文繡天子之后以緣其領庶人孽妾以緣其履此臣所謂舛也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欲天下亡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亡饑不可得也饑寒切於民之肌膚欲其亡爲姦邪不可得也可爲長太息者此也商君遺禮義棄仁恩并心於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日敗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借父耰鉏慮有德色母取箕箒立而誶語抱哺其子與公併倨

婦姑不相說則反脣而相稽其慈子嗜利不同禽獸者
亡幾矣今其遺風餘俗猶尚未改棄禮義捐廉恥日甚
可謂月異而歲不同矣今之盜者劉寢戶之簾搴兩廟
之器白晝大都之中剽吏而奪之金此其無行義之尤
至者也而大臣特以簿書不報期會之間以為大故至
於俗流失世壞敗因恬而不知怪慮不動於耳目以為
是適然耳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鄉道非俗吏之
所能為也俗吏之所務在於刀筆筐篋而不知大體竊
為陛下惜之管子曰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
乃滅亡使管子愚人也則可管子而少知治體則是

不可爲寒心哉今四維猶未備也豈如今定經制令君君臣臣上下有差父子六親各得其宜此業一定世世常安而後有所持循矣若夫經制不定是猶渡江河亡維楫中流而遇風波船必覆矣可爲長太息者此也夏殷周爲天子皆數十世秦爲天子二世而亡人性不甚相遠也何三代之君有道之長而秦無道之暴也其故可知也古之王者太子乃生固舉以禮有司齋肅端冕見之南郊過闕則下過廟則趨故自爲赤子而教固已行矣孩提有識三公三少明孝仁禮義以道習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皆選天下之端士孝悌博聞有

道術者以衛翊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乃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之不能毋正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言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毋不正猶生長於楚不能不楚言也孔子曰少成如天性習慣如自然習與智長故切而不媿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以其輔翊太子有此具也及秦則不然使趙高傅胡亥而教之獄所習者非斬劓人則夷人之三族也故胡亥今日即位而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其視殺人若刈草菅然豈惟胡亥之性惡哉彼其所以

道之者非其理也鄙諺云前車覆後車誡
於太子太子之善在于蚤諭教與選左右夫心未濫而
先諭教則化易成也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而天下
定矣凡人之知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夫礼者禁於將
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後是故法之所為用易見
而礼之所為用难知也若夫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
先王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據此之
公無私如天地豈顧不用哉然而曰禮云禮云者貴絕
惡於未萌而起教於微眇使民日遷善遠辠而不自知
也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以使民善者異或道之以德

教或毆之以法令道以德教者德教洽而民氣樂毆以法令者法令極而民風哀哀樂之感禍福之應也夫人之置器置諸安則安置諸危則危天下大器也在天子之所置之湯武置天下於仁義禮樂累子孫數十世此天下所共聞也秦王置天下於法令刑罰禍幾及身子孫誅絕此天下所共見也是非其明效大驗耶人之言禮義不如法令教化不如刑罰胡不引殷周秦事觀之也人主之尊譬如堂羣臣如陛衆庶如地故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陛無級廉近地則堂卑高者難攀卑者易陵理勢然也故古聖王制為等列內有公卿大夫士

然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司小吏及庶人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諺云欲投鼠而忌器此善論也鼠近於器尚憚不投恐傷其器況貴臣之近主乎廉耻礼節以治君子故有賜死而無戮辱是以黥劓之辠不及大夫礼不敢齒君之路馬蹵其芻者有罰所以為主上豫遠不敬也今自王侯三公之貴皆天子所改容而礼之者也吾之所謂伯父伯舅也今與衆庶同黥劓髡刖棄市之法然則堂不無陛乎被戮辱者不太迫乎廉耻不行大臣無乃握内權大官而有徒隷無耻之心乎夫夷望之事二世見當以重法者投鼠而不忌

器之習也臣聞履雖鮮不加于枕冠雖敝不以苴履夫已嘗在貴寵之位天子改容而禮貌之矣吏民嘗俯伏以敬畏之矣有過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死可也滅之可也若束縛之係緤之輸之司寇編之徒官小吏詈罵而搒笞之殆非所以令衆庶見也夫卑賤者習知尊貴者之一旦吾亦乃可以加此也非尊尊貴貴之化也古者大臣坐不廉而廢者曰簠簋不飾坐汙穢淫亂者曰帷薄不脩坐罷軟不勝任者曰下官不職故貴大臣定有辠矣猶然斥然正以呼之也尚遷就而爲之諱也其在大譴大訶之域者則白冠氂纓盤水如劍造請室

室而請辠耳不執縛繫引而行也其有中辠者聞命而自弛上不使人頸盭而加也其有大辠者北面再拜跪而自裁上不使人捽抑而刑之也曰子大夫自有過爾吾遇子有禮矣遇之有禮故群臣自憙嬰以廉耻故人矜節行化成俗定則爲入臣者皆顧行而忘利守節而仗義故可以託不御之權可以寄六尺之孤此厲廉耻行禮誼之所致也主上何喪焉此之不爲而顧彼之久行故曰可爲長太息者此也上深納其言

鼂錯言兵事　漢文帝十一年

匈奴數爲邉患鼂錯上言兵事曰臣聞用兵臨戰合刃

之急有三、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習、三曰器用利、故兵法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敵也、卒不可用、以其將予敵也、將不知兵、以其主予敵也、君不擇將、以其國予敵也、四者兵之至要也、臣又聞大小異形、强弱異勢、險易異備、夫卑身以事强、小國之形也、合小以攻大、敵國之形也、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形也、今匈奴地形技藝與中國異、上下山阪、出入溪澗、中國之馬弗與也、險道傾仄、且馳且射、中國之騎弗與也、風雨罷勞、饑渴不困、中國之人弗與也、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則匈奴之衆易撓亂也、勁弩長戟、射疏及遠、則匈奴之

弓弗能格也堅甲利刃長短相雜遊弩往來什伍俱前則匈奴之兵弗能當也材官騶發矢道同的則匈奴之革笥木薦弗能支也下馬地鬬劍戟相接去就相薄則匈奴之足弗能給也此中國之長技也以此觀之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帝王之道出於萬全今降胡義渠来歸義者數千長技與匈奴同可賜之堅甲利兵益以邊郡之良騎平地通道則以輕車財官制之兩軍相爲表裏此萬全之術帝嘉之賜書寵焉

晁錯守邊備塞疏　漢文帝十一年

臣聞秦時北攻胡貉南攻楊粵非以衛邊地而救民死

也貪戾而欲廣大也故功未立而天下亂夫胡貉之人其性耐寒揚粵之人其性耐暑秦之戍卒不耐其水土戍者死於邊輸者僨於道秦民見行如往棄市天下明知禍烈及已也陳勝行戍至於大澤為天下先倡天下從之秦以威刼而行之之敝也今陛下憂邊境遣將吏發卒以治塞甚大惠也然令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不如選常居者為屋室具田器募民免罪拜爵復其家予冬夏衣廩胡人入驅而能止所驅者以其半予之如是則邑里相救助赴胡不避罪非以德上也欲全親戚而利其財也此與東方之戍卒不習地勢而心畏胡者

功相萬也

鼂錯請入粟拜爵疏　漢文帝十二年

鼂復言於上曰堯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亡捐瘠以蓄積多而備先具也今海內爲一土地人民之衆不減湯禹加以無天災數年之水旱而蓄積未及者何也地有餘利民有餘力生穀之土未盡墾山澤之利未盡出游食之民未盡歸農也夫寒之於衣不待輕煖饑之於食不待甘旨饑寒至身不顧廉耻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饑終歲不製衣則寒夫腹饑不得食膚寒不得衣雖慈父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是故明君

貴五谷而賤金玉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而已欲民
務農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使民以粟爲賞罰今募
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農
民有錢粟有所渫爵者上之所擅出於口而無窮粟者
民之所種生於地而不乏夫得高爵與免罪人之所甚
欲也使天下之人入粟於邊以受爵免罪不過三歲塞
下之粟必多矣帝從之令民入粟於邊拜爵各以多少
等爲差錯復奏陛下幸使天下入粟以拜爵甚大惠
邊食足以支五歲可令入粟郡縣郡縣足支一歲以
上可時赦勿收農民租如此德澤加於萬民民愈勤農

大官與民上復從其言詔賜農民今年租稅之半

梅乘奏吳王書　漢景帝六年

臣聞得全者全失全者亡舜無立錐之地以有天下禹無十戶之聚以有諸侯湯武之土不過百里有王術也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臣乘願披腹心而效愚忠惟大王少加意念惻怛之心於臣乘言夫以一縷之任繫千鈞之重上懸之無極之高下垂之不測之淵雖甚愚之人猶知哀其將絕也馬方駭鼓而驚之係方絕又重鎮之係絕於天不可復結墜入深淵難以復出其出不出間不容髮能聽忠臣之言百舉必脫必若所為危於累

卵難於上天變所欲爲易於反掌安於泰山今欲極天命之上壽敝無窮之極樂究萬乘之勢不出反掌之易居泰山之安而欲乘累卵之危走上天之難此愚臣之所大惑也人有畏其景而惡其跡者卻背而走迹愈多景愈疾不如就陰而止欲人勿聞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勿爲欲湯止沸一人炊之百人揚之無益也不如絕薪止火而已不絕之於彼而欲救之於此譬猶抱薪而救火也福生有基禍生有胎納其基絕其胎禍何自來泰山之霤穿石單極之綆斷幹水非石之鑽索非木之鋸漸靡使之然也夫銖銖而稱之至石必差寸寸而

度之至丈必過石稱丈量徑而寡失磨礱砥礪不見其損有時而盡種樹畜養不見其益有時而大積德累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棄義背理不知其惡有時而亡此百世不易之道也

○董仲舒天人策一　漢武帝建元元年

臣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有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盡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勉強而已矣勉強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勉

强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還至而立有效者也道者所繇適於治之路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故聖王已至而子孫長久安寧數百歲此皆禮樂教化之功也周道於幽厲非亡道也幽厲不繇也至於宣王思昔先王之德興滯補敝明文武之功業周道燦然復興此夙夜不懈行善之所致也故治亂興廢在於已非天降命不可反也臣聞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質也情者人之欲也堯舜行德則民仁壽桀紂行暴則民鄙夭有治亂之所生故不齊也王者欲有所爲宜求其端於天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爲德陰爲刑刑主殺而德主

生是故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長養爲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也今廢先王德教之官獨任執法之吏而欲德教之被四海難矣爲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遠近莫敢不壹於正而亡有邪氣奸其間者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群生和而萬物殖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今陛下貴爲天子富有四海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愛民而好士可謂誼主矣然而天地未應而美祥莫致者凡以教化

不立而萬民不正也、夫萬民之從利、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隄防之不能止也、古之王者莫不以教化爲大務、立學校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民於邑、漸民以仁、摩民以誼、節民以禮、故其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聖王之繼亂世也、掃除其跡而悉去之、竊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爲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古人有言曰、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臨政願治、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則可善治、善治則災害日去、福祿日來、故漢得天下以來、常欲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於當更化而不更化也

策二

臣聞聖王之治天下也少則習之學長則財諸位爵祿以養其德刑罰以威其惡故民曉扵禮誼而耻犯其上武王行大誼平殘賊周公作禮樂以文之至於成康囹圄空虛四十餘年此教化之漸而仁義之流也至秦則不然師申韓之議憎帝王之道以貪狼爲俗誅名而不察實爲善者不必免而犯惡者未必刑也是以百官皆飾虛辭而不顧實外有事君之禮內有背上之心造僞飾詐趨利無耻是以刑者甚衆死者相望而奸不息教化使然也今陛下併有天下莫不率服而功不加扵百

姓者殆王心未加焉耳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於他在乎加之意而已願陛下因用所聞設誠於内而致行之則三王何異哉陛下夙寤晨興務以求賢亦堯舜之用心也而未云獲者士不素厲也夫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故養士莫大乎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原也願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材則英俊宜可得矣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使承流而宣化也師帥不賢則主德不宣恩澤不流臣愚以謂使諸列侯郡守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

二人以給宿衛且以觀大臣之能所貢賢者有賞所貢不肖者有罰夫如是諸侯吏二千石盡心於求賢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毋以日月爲功實試賢能爲上量材而授官錄德而定位則廉耻殊路賢不肖異處矣

○第三

臣聞天者群物之祖故遍覆包函而無所殊聖人法天而立道亦溥愛而無私春者天之所以生也仁者君之所以愛也夏者天之所以長也德者君之所以養也霜者天之所以殺也刑者君之所以罰也故孔子作春秋書邦家之過兼災異之變以此見人之所爲其美惡之

極乃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應此亦言天之一端也是故人君不可不知春秋天令之謂命命非聖人不行質樸之謂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謂情情非制度不節是故王者上謹扵承天意以順命也下務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別上下之序以防欲也修此三者而大本舉矣人受命扵天固超然異於群生入則有父子兄弟之親出則有君臣上下之誼會遇相聚有耆老長幼之施粲然有文以相接驩然有恩以相愛故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爲貴明扵天性知自貴扵物然後知仁誼知仁誼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安處善然

後樂循禮樂循禮然後謂之君子臣又聞之聚少成多積小致鉅故聖人莫不以其晻致明以微致顯是以堯發於諸侯舜興乎深山非一日而顯也蓋有漸以致之矣言出於已不可塞也行發於身不可掩也言行治之大者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故盡小者大愼微者著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積惡在身猶火銷膏而人不見也此唐虞之所以得令名而桀紂之可爲悼懼者也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處故政有眊而不行舉其偏者以補其敝而已矣三王之道所祖不同夏尚忠殷尚敬周尚文者所繼之捄當用此也道之大原

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是以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授而守一道亡救敝之政也由此觀之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變今漢繼大亂之後若宜少損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僻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

董仲舒論限民名田　漢武帝建元元年

古者税民不過什一其求易共使民不過三日其力易

民財內足以養老盡孝外足以事上共稅下足以畜
妻子極愛故民悅從上至秦則不然用商鞅之法改帝
王之制除井田民得買賣富者田連仟陌貧者無立錐
之地又顓川澤之利管山林之饒荒淫越制踰侈相高
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又加月
爲更卒已復爲正一歲屯戍一歲力役三十倍於古田
租口賦鹽鐵之利二十倍於古或耕豪民之田見稅什
伍貧民常衣牛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重以貪暴之吏
刑戮妄加民愁無聊亡逃山林轉爲盜賊赭衣半道斷
獄歲以千萬數漢興循而未改古井田法雖難卒行宜

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贍不足塞兼併之路鹽鐵皆歸於民去奴婢除專殺之威薄賦歛省繇役以寬民力然後可善治也

○東方朔諫除苑　漢武帝建元三年

上使吾丘壽王除上林苑屬之南山東方朔進諫曰夫南山天下之阻陸海之地也山出玉石金銀銅鐵良材百工所取給萬民所仰足也今規以爲苑絕陂池水澤之利而取民膏腴之地上乏國用下奪農業其不可一也盛荊棘之林大虎狼之墟壞人冢墓發人室廬其不可二也垣而圍之騎馳車騖有深溝大渠夫一日之樂

不足以危無隄之輿其不可三也且殷作九市之宮而諸畔靈王起章華之臺而楚民散秦興阿房之宮而天下亂臣切為陛下危之

相如上書諫獵　漢武帝建元三年

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烏獲捷言慶忌勇期賁育臣之愚竊以為人誠有之獸亦宜然今陛下好凌險阻射猛獸卒然遇軼才之獸駭不存之地犯屬車之清塵輿不及還轅人不暇施巧雖有烏獲逢蒙之伎力不得施用枯木朽株盡為難矣是胡越起於轂下而羌夷接軫豈不殆哉雖萬全無害然本非天子所宜近

也且夫清道而後行中路而馳猶時有御橛之變而況乎涉豐草騁丘墟前有利獸之樂而內無存變之意其爲害也不難矣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爲安而樂出萬有一危之塗以爲娛臣竊爲陛下不取也蓋聞明者遠見於未萌而智者避危於無形禍固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之所忽者也故鄙諺曰家累千金坐不垂堂此言雖小可以諭大臣願陛下留意幸察

公孫弘賢良策　漢武帝元光五年

堯舜之時不貴爵賞而民勸善不重刑罰而民不犯躬以正而遇民信也故因能任官則分職治去無用之

言則事情得不作無用之器則賦斂省不奪民時不妨民力則百姓富有德者進無德者退則朝廷尊有功者上無功者下則群臣逡罰當罪則姦邪止賞當賢則臣下勸此八者治民之本也故民者業之則不爭理得則不怨有禮則不暴愛之則親上故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者此道素行也臣聞之氣同則從聲比則應今人主和德於上百姓和合於下故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形和則聲和聲和則天地之和應矣陰陽和風雨時甘露降五穀登六畜蕃嘉禾興朱草生山不童澤不涸此和之至也形和則無疾無疾則不夭故父不喪子兄

不異。德配天地，明並日月，則麟鳳至，龜龍在郊，河出圖，洛出書。此和之極也。臣聞之，仁者愛也，義者宜也，禮者所履也，智者術之原也。四者道之用，不可廢也。得其要則天下樂，法設而不用；不得其術，則主蔽於上，官亂於下。臣聞堯遭洪水，使禹治之，未聞禹之有水也。若湯之旱，則桀之餘烈也。桀紂行惡，受天之罰；禹湯積德，以王天下。因此觀之，天無私親，順之和起，逆之害生。此天文地理人事之紀。臣弘愚戇，不足以奉大對。

○徐樂論土崩瓦解　漢武帝元朔元年

徐樂上書，言天下之患在土崩，不在瓦解。陳涉起窮巷，

奮棘矜偏袒大呼天下從風此其故何也由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俗已亂而政不修此三者涉之所以為資也此之謂土崩吳楚七國號皆萬乘威足以嚴其境內財足以勸其士民然不能西攘尺寸之地而身為禽者此其故何也當是之時先帝之德未衰而安土樂俗之民衆故諸侯無境外之助此之謂瓦解此二體者安危之明要賢主之所宜留意而深察也間者關東谷數不登年歲未復民多窮困重之以邊境之事推數循理而觀之民宜有不安其處者矣不安故易動易動者土崩之執也故賢主獨觀萬化之原明於安危之機

修之廟堂之上而銷未形之患其要期使天下無土崩之勢而已矣

○主父偃請分國邑　漢武帝元朔元年

主父偃說上曰古者諸侯不過百里強弱之形易制今諸侯或連城數十地方千里緩則驕奢易爲淫亂急則阻其彊而合從以逆京師以法割削之則逆節萌起前日晁錯是也今諸侯子弟或十數而適嗣代立餘無尺地之封則仁孝之道不宣願陛下令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願上以德施實分其國不削而稍弱矣上從之

荀悦論風俗

漢武帝元朔二年

荀悦曰世有三遊德之賊也立氣勢作威福結私交以立彊于世者謂之游俠飾辯辭設詐謀馳逐于天下以要時勢者謂之游說色取仁以合時好連黨類立虛譽以為權利者謂之遊行此三者傷道害德敗法惑世亂所由生也國有四民各脩其業不由四民之業者謂之奸民奸民不生王道乃成凡此三遊生於季世制度不立紀綱廢弛以毀譽為榮辱以喜怒為賞罰飾華廢實競趨時利簡父兄之尊而崇賓客之禮薄骨肉之恩而篤朋友之愛忘修身之道而求眾人之譽割衣食之業

以供享宴之好苞苴盈于門庭聘問交于道路書紀繁於公文私務衆于官市于是流俗成而正道壞矣是以聖王在上經國序民正其制度善惡要于功罪而不淫於毀譽聽其言而責其事舉其名而指其實故虚僞之行不得設誣罔之辭不得行有罪惡者無僥倖無罪過者不憂懼請謁無以行貨賂無所用养之以仁恵文之以礼樂則風俗定而大化成矣

倪寬封禪對　漢武帝元鼎六年

上令諸儒草封禪儀數年不成問寬寬對曰封太山禪梁父昭姓考瑞帝王盛節也然享薦之儀不著于經謂

臣之所能列惟天子建中和之極兼總條貫金声而玉振之以順成天慶垂萬世之基上乃自制儀

王吉遊獵諫　漢昭帝元平元年

昌邑王遊獵不止王吉諫曰大王不好書術而樂逸遊以奧馳之王休犯勤勞之煩毒非所以全壽命之宗也亦非所以進仁義之路也夫廣夏之下細旃之上明師居前勸誦在後上論唐虞下及殷周考仁聖之風習治國之道日新厥德悅仰屈伸以利形尊意積精以適神則心有堯舜之志体有喬松之壽福祿臻而社稷安矣

霍光廢昌邑議　漢昭帝元平元年

昌邑王淫縱無度光憂懣以問大司農田延年延年曰
將軍為國柱石審此人不可何不建白太后更選賢而
立之光曰今欲如是於古有此否延年曰伊尹相殷廢
太甲以安宗廟後世稱其忠將軍若能行此亦漢之伊
尹也光乃引延年給事中陰與張安世圖計王出遊召
群臣會議未央宮群臣皆驚愕莫敢發言延年離席按
劍曰先帝屬將軍以幼孤寄將軍以天下以將軍忠賢
能安劉氏也今群下鼎沸社稷將傾且漢傳謚常為孝
者以長有天下令宗廟血食也如漢家絕祀將軍雖死
何面目見先帝於地下乎今日之議不得旋踵群臣後

應者臣請劍斬之光謝曰允卿責光是也遂白太后扶

王下殿解脫其璽組仍送至昌邑郡